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三十

宋 呂祖謙 編

題跋

跋放生池碑

歐陽修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為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然代天而治物者常為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萬物得遂其生而不夭

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益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為萬世之利此所以為聖人也浮屠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為人間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

跋華嶽題名　　　　歐陽修

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清泰二年實二百一年題名者五百人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三人錄

為十卷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遊或子姪並侍或寮屬將佐之咸在或山人處士之相㩦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賤歡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歲在丙午是歲天子耕籍田肆大赦羣臣方頌太平請封禪蓋有唐極盛之時清泰二年歲在乙未廢帝簒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瑭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鴈門廢帝自焚于洛陽而晉高祖入自太原五代極亂之時也

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壽夭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於共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剝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有千仞之山石爾故時錄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歎逝者也

跋平泉草木記　　歐陽修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為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

惡喜懼憂樂而捭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好葢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為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獘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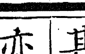
跋景陽井銘　　歐陽修

景陽井銘不著撰人名述隋滅陳叔寳與張麗華等投井事其後有銘以戒又有唐江寧縣丞王震井記云井在興嚴寺其石檻銘有序稱余者晉王廣也其文字皆磨滅僅可識者其十一二叔寳事史書之甚詳不必見於此然錄之以見煬帝躬自滅陳目見叔寳事又嘗自銘以為戒如此及身為淫亂則又過之豈所謂下愚之不移者哉今其銘文隱隱尚可讀處有云前車已傾負

秉將没者又可歎也

跋王獻之法帖　歐陽修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晋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叙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横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絶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為奇翫而想見其人也於髙文



大策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屏棄百事獘精疲力以學書為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真可笑也

讀李翺文　　歐陽修

予始讀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讀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翺特窮時憤無薦己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翺為秦漢間好俠行義之一豪儁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歎已復

讀不自休恨翺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翺時與翺上下其論也況迺翺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而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翺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早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為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早之心為翺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

哉然翺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翺憂者又皆踈遠與翺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為狂人則以為病予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矣

讀封禪書

劉敞

劉子曰新垣平候日再中文帝以建元言汾陰有寳問氣乃效於後平之於術亦可免矣其卒以詐死為世大

謬何哉彼以其術為遠而飾之以巧以其利為迂而益之以謟者也敗不亦宜乎是故博學而精擇之正言而謹守之不為頃久變志不以利鈍遷慮辟此患也莊周有言毋以人徇天毋以故滅命宣新垣平之謂邪悲矣

書种放事　王回

景德二年右諫議大夫种放賜假遊嵩山眞宗御資政殿置酒餞放侍臣當直者四人預之時有司不宿戒宣召既集皆相顧莫敢就坐上乃親定其儀翰林學士晁

逥西面侍上資政殿學士王欽若東面侍上知制誥宋
湜南次逥待制戚綸南次欽若放北面對上示侍客之
云酒半上作七言詩一首賜放放奉和侍臣應詔皆作
而欽若最後成二首焉初放養其母隱終南山講經書
著嗣禹表孟子文秦蜀諸生多從之游其母好道家言
修辟穀之術放阿其好終身不娶婦世以其能行人之
所難益高之朝臣屢表薦聞太宗召之辭疾不出上即
位張齊賢以舊相守京兆又薦焉乃遣内供奉官周班

齎手詔召放放應召既至拜右司諫直昭文館賜名第什器御厨給膳四遷至工部侍郎卒放雖居官屢請假還山上輙為作詩置酒餞之後賜兩制三館學士等御筵餞之於瓊林苑常手詔問以政事欲大用之放辭乃止昔堯起舜於畎畆之中位以司徒商高宗起傅說於巖野而位冡宰被授受之際不嫌駭衆如此而功烈竟立豈藉其虚名而誕後世哉竊觀真宗特禮寵放近世天子葢未聞也而放之行乃叛其所學以棄人倫為難

有君而無臣惜哉放既正已不足則其用捨行止之節曷議焉

書襄城公主事

王回

唐太宗長女襄城公主出降太常卿汾州刺史蕭銳初公主在女時篤行好禮太宗賢之嘗指以誨諸公主既降銳銳父宋國公瑀尚無恙而太宗敕有司為公主起第公主辭曰婦事舅姑如子事父定省朝夕所以養也而容别居者據何理也太宗不許而公主固辭不可奪

太宗乃即瑀之私第其旁隋煬舊晉邸葺以爲襄城公主第第成當施公主榮戟於門公主又辭曰禮無以抗於尊者爲榮也今舅之門既立戟矣而更於女門施戟是婦抗於舅而爲禮豈所以榮女也太宗不許而公主終辭不可奪太宗乃敕以公主棨戟并施於宋國公之門昔堯將任舜以天下以二女嬪之畎畝之中而不敢留於帝室者以舜有父母未順其心雖與天下舜必不受也使舜受之顧非所以任天下者也周之王姬嫁於

諸侯車服不繫其夫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故其詩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自秦以來祖於申韓之術其治務以隆君抑臣為甚天子之女特創其號曰公主而壻者不得自當其妃匹曰尚公主其弊之漸至於父母不敢畜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原其故以隆君抑臣為治也而使人倫詩於上風俗壞於下又豈所以隆君而治哉嗚呼以唐太宗之明常指襄城以誨諸女可謂知其賢矣然襄城辭切於禮而應於治古之効猶勞於再三

而僅從其心則他公主之有舅姑者蓋亦別居耳蓋獎流於千載者雖願治之明主猶不遽變其習也而一女子卓然出其間可不謂賢哉

書洪範傳後

王安石

王安石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耳而其受以意故為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孔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夫孔子豈敢愛其道驁天下之學者而不使其蚤有知乎以

謂其問之不切則其聽之不專其思之不深則其取之不固不專不固而可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將善其口耳也孔子沒道日以衰熄浸滛至於漢而傳注之家作為師則有講而無應為弟子則有讀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意為盡於此矣吾可無問而得也豈特無問又將無思非不欲思也以經之意為盡於此矣吾可以無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傳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而不足善其心況其有不善乎

宜其歷年以千數而聖人之經卒於不明而學者莫能資其言以施於世也予悲夫洪範者武王之所以虚心而問與箕子之所以悉意而言為傳注者汨之以至於今冥冥也於是為作傳以通其意嗚呼學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於傳注之學也久矣當其時欲其思之深問之切而後復焉則吾將孰待而言邪孔子曰予欲無言然未嘗無言也其言也葢有不得已焉孟子則天下固以為好辯葢邪説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幾於熄焉

孟子者不如是不足與有明也故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夫予豈樂反古之所以教而重為此譊譊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讀江南録

王安石

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奉太宗命撰江南録至李氏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厯數存亡論之雖有愧於實録其於春秋之義（春秋臣子為君親諱禮也）箕子之説（周武王克商問箕子商所以亡箕子不忍言商惡以存亡國宜告之）徐氏録為得焉然吾聞國之将

亡必有大惡惡者無大於殺忠臣國君無道不殺忠臣雖不至於治亦不至於亡紂為君至暴矣武王觀兵孟津諸侯請伐紂武王曰未可及聞其殺王子比干然後知其將亡也一舉而勝焉李梁在隨隨人雖亂楚人不敢加兵虞不用宮之竒之言晉人始有納璧假道之謀然則忠臣國之與也存與之存亡與之亡予自為兒童時已聞金陵臣潘佑以直言見殺當時京師因舉兵來伐數以殺忠臣之罪及得佑所上諫李氏表觀之詞意質

直忠臣之言予諸父中舊多為江南官者其言金陵事頗詳聞佑所以死則信然則李氏之亡不徒然也今觀徐氏錄言佑死頗似妖妄與予舊所聞者甚不類不止於佑其它所誅者皆以罪戾何也予甚怪焉若以商紂及隨虞二君論之則李氏亡國之君必有濫誅吾知佑之死信為無罪是乃徐氏匿之耳何以知其然吾以情得之大凡毀生於嫉嫉生於不勝此人之情也吾聞鉉與佑皆李氏臣而俱稱有文學十餘年爭名於朝廷當

李氏之危也佑能切諫鋋獨無一說佑見誅鋋又不能力諍卒使其君有殺忠臣之名踐亡國之禍皆鋋之由也鋋懼此過而又恥其善不及於佑故匿其忠而汙以它罪此人情之常也以佑觀之其它所誅者又可知矣噫若果有此吾謂鋋不惟厚誣忠臣其欺吾君不亦甚乎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鷄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

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彊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書刺客傳後　　　　王安石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荆軻

黍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亡顧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讀柳宗元傳　　王安石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為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彊以求列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為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俛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耳復

何議於彼哉

書泓淮巡檢廳壁　傅堯俞

巡檢職捕盜職舉則盜去如失其職兵皆盜也何則上既不戢下從而縱恃賴勢力侵漁良民非盜而何噫鼠竊狗偷者逐可去捕可擒係縲囚戮其勢易制至於土兵一得縱放則欺擾公行使民口膠舌結噤不敢出聲是誠盜之巨者新息腹淮面山地雖褊隘實為咽喉故置巡檢提健兵百人以遏狂寇官事修舉民倚之得安

存一非其人下罹若害以區區之邑若先用百盜縱乎其間傍與它盜者併力賊之則雖欲背死趍生路亦無繇也曹君德華受命職捕盜既至頗革前獘約身廉馭兵嚴士不敢犯民則向所謂百盜者固以息矣於是封域靜寧帖焉亡驚居日多暇頗圖燕安先是視事廳風頹雨剝殆不可居德華醜之命工新其棟宇雖有取於民半出私奉規模宏偉數倍平昔可以視壯大若益堅其廡益厲其嚴雖亡是廳不害居是廳不媿茍沿其廉

弛其嚴則是廳廣豁邃深軒危瓌琦更盛於今日亦奚以為哉徒增過重不德爾後人至者其廉與嚴思有以上曹君可也若曰某屋未豐於是廳某屋未華於是廳思以土木之功加之則可乎不可也吾懼來者不知而務侈以殘吾民志壁以示之

書賈偉節廟　　王安石

息之滅亡移徙尚矣其俗頗好鬼視正直聰明之神則蔑然先是邑之南幾十數里有其故侯之廟國人事之

簫鼓豆牢歲時甚謹而公之祠在新城之北密邇民間不逺數步門宇不崇奠享不恭人之至者歲無一二予甚疑秉間因詢諸故老僉曰侯之祠不信不祀則禍福時至賈公之神雖不祭不我為害予曰嘻來吾語爾侯為息之君不能保有爾衆至於喪社稷而亡國其身殞則其靈歆惡乎能驚動此民而禍福加於後世此其怪妖依憑恐諸愚以倖祀爾若賈公者其民之主乎昔爾之先有子曰男曰女皆殺而不育公為邑之長嚴為制

而禁之賴是生者以千數非公息民其遂絶爾將安出昔之男爾民之父也昔之女爾民之母也活爾父母而不報可乎况公之英風靈氣固當未泯以昔時之人今日未必無陰相也反以其不禍誣以其不能而怠之罪孰甚焉爾歸厚報爾之主可也無為奔走乎怪妖之庭况禮曰有功德於民則祀之是公之堂可祠而倈之廟可廢惜也吾之賤而倈之廟在籍去之不可爾聽吾言而亟改則爾之休茂矣僉曰唯而心不以為然事如初

異日過公之祠登公之堂傷民之過遂志於壁

活爾父母奠報不舉實吾神之侮為民禍尤豆牢是求則吾神之羞我瞻公之象昂昂可仰我想公之靈英英如生厚矣公德在息之國嗟哉息民忘公之仁嗚呼怪妖是趨明靈是誣爾則無知神不爾誅

書魏鄭公傳　　曾鞏

予觀太宗常屈已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

亦得君而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揜已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為當掩是以諫諍為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

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
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
啟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群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
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
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
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也存之
於書未嘗揜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為賢君而伊尹周公
為良相者以其書可見也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

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為尊親賢者諱與此戾矣夫春秋之所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藁者非歟曰焚藁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為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為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藁為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

槀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已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槀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其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已之姦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令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持已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書資治通鑑外紀後　　劉恕

劉恕曰孔子作春秋筆削美刺子游子夏門人之高弟不能措一辭魯太史左丘明以仲尼之言高遠難繼而為之作傳後之君子不敢紹續焉惟陸長源唐春秋吴楚之君僭號稱王誅絶之罪也左氏傳據魯史因諸侯國書繫年叙事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故隱其書而不宣以免時難後漢獻帝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荀悅依左傳體為漢紀

言約事詳大行於世晉太康初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紀年文似春秋其所記事多與左氏符同諸儒乃知古史記之正法自是袁宏張璠孫盛干寶習鑿齒以下為編年之書至唐五代其流不廢漢晉起居注梁唐實録皆其遺制也國語亦左丘明所著載內傳遺事或言論差殊而文詞富美為書别行自周穆王盡晉知伯趙襄子當貞定王時凡五百餘年雖事不連屬於史官蓋有補焉七國有戰國策晉孔衍作春秋後語並時分國其

後絶不錄馬唐柳宗元采摭片言之失以為誣淫不槩於聖作非國語六十七篇其説雖存然不能為國語輕重也司馬遷始撰本紀年表八書世家列傳之目史臣相續謂之正史本朝去古益遠書益煩雜學者牽於屬文專尚西漢書傳覽者乃及史記東漢書而近代士頗知唐書自三國至隋下逮五代懵然莫識承平日久人愈怠憧莊子文簡而義明老言虛誕而似理功省易習陋儒莫不尚之史學浸微矣按歷代國史其流出於春

秋劉歆叙七略王儉撰七志史記以下皆附春秋荀勗分四部史記舊事入丙部阮孝緒七録記傳録記史傳由是經與史分夫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因善惡以明褒貶察政治以見興衰春秋之法也使孔子贊易不作春秋則後世以史書為記事瑣雜之語春秋列於六藝愚者莫敢異説而終不能曉也恕皇祐初舉進士試於禮部為司馬公門生侍於大儒得聞餘論嘉祐中公嘗謂恕曰春秋之後迄今千餘年史記至五代史

一千五百卷諸生歷年莫能竟其篇第畢世不暇舉其大略厭煩趨易行將泯絶予欲託始於周威烈王命韓魏趙為諸侯下訖五代因丘明編年之體倣荀悅簡要之文網羅衆說成一家書愬曰司馬遷以良史之才叙黄帝至秦漢興亡治亂班固已下世各名家李延壽總八朝為南北史而言詞卑弱義例煩雜書無表志沿革不完梁武帝通史唐姚康復統史世近亡軼不足稱也公欲以文章論議成歷世大典高勲美德褒賛流於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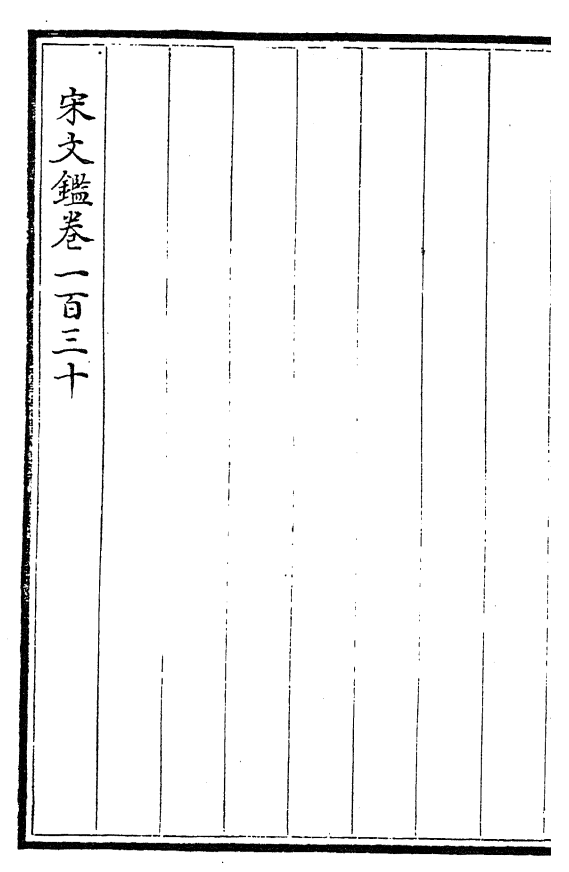
世元凶宿姦貶絀甚於誅殛上可繼仲尼之經丘明之傳司馬遷安可比擬荀悅何足道哉治平三年公以學士為英宗皇帝侍講受詔修歷代君臣事迹恕蒙辟寘史局嘗請於公曰公之書不始於上古或堯舜何也公曰周平王以來事包春秋孔子之經不可損益曰曷不始於獲麟之歲曰經不可續也恕乃知賢人著書尊避聖人也如是儒者可以法矣熙寧三年冬公出守京兆明年春移帥潁川固辭不行退居洛陽恕褊狷好議論

不敢居京師請歸江東養親又以新書未成不廢刊削
恕亦遥隷局中嘗思司馬遷史記始於黄帝而包犧神
農闕漏不録公為歴代書而不及周威王之前學者考
古當閲小説取舍乖異莫知適從若魯隱之後止據左
氏國語史記諸子而增損不及春秋則無與於聖人之
經包犧至未命三晉為諸侯比於後事百無一二可為
前紀本朝一祖四宗一百八年可請實録國史於朝廷
為後紀昔何承天樂資作春秋前後傳亦其比也將俟

書成請於公而為之熙寧九年恕罹家禍悲哀憤鬱遂中癱痺右肢既廢凡欲執筆口授稚子羲仲書之常自念平生事業無一成就史局十年俛仰竊禄因取諸書以國語為本編通鑑前紀家貧書籍不具南徼僻陋士人家不藏書卧病六百日無一人語及文史昏亂遺忘煩簡不當遠方不可得國書絶意於後紀乃更前紀曰外紀如國語稱春秋外傳之義也自周共和元年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一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見於外紀自

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至周顯德六年已未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載於通鑑然後一千八百年之興廢大事坦然可明昔李弘基用心過苦積年疾而藥石不繼盧昇之手足攣廢著五悲而自沈頹水予病眼病創不寐不食才名不逮二子而疾疹艱苦過之陶潛豫為祭文杜牧自撰墓誌夜臺甫邇歸心若飛聊序不能作前後紀而為外紀焉佗日書成公為前後紀則可删削外紀之煩冗而為前紀以備古今一家之言恕雖不及見亦平生

之志也



宋文鑑卷一百三十

宋文鑑卷一百三十一　宋　呂祖謙　編

題跋

書東皐子傳　蘇　軾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盃徐引則予胸中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閑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常以謂人之至樂

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常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已以為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為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為之酣適葢專以自為也東臯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醖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既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

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略計其所獲殆過於東皐子矣然東皐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三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皐子與仲長子光游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為墓誌予葢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書黄子思詩集後

蘇軾

予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逺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顔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

以為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葢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亂兵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鹹酸之外葢自

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閩人黄子思慶歷皇祐間號能文者予嘗聞前輩誦其詩每得佳句反復數四乃識其所謂信乎表聖之言美在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予既與其子幾道其孫師是游得窺其家集而子思篤行高志為吏有異材見於墓誌詳矣予不復論獨評其詩如此

題唐氏六家書後

蘇軾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疎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復不已乃識其奇趣今法帖中有云不具釋智永白者誤收在逸少部中然亦非禪師書也云謹此代申此唐末五代流俗之語耳而書亦不工歐陽率更書妍緊拔羣尤工於小楷高麗遣使購其書高祖歎曰觀其書以為魁梧奇偉人也此非知書者凡書象其為人率更貌寒敏悟絶人今觀其書勁嶮刻厲正稱其貌爾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隸體

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茍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河南固忠臣但有譖殺劉洎一事使人快快然余嘗考其實恐劉洎少年褊忿實有伊霍之語非譖也若不然馬周明其無此語太宗猶誅洎而不問周何哉此殆天后朝許李所誣而史官不能辨也張長史草書頹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書者或不能真行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真書郎

中石柱記作字簡逺如晉宋間人顔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書本出於顔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虚語也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猶諷諫理固然也世之小人書字雖工而其神情終有睢盱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如列子所謂竊斧者乎抑真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憎之則其人可知矣余謫居黄州唐林夫自湖口以書遺余云吾家有此

六人書子為我略評之而書其後林夫之書過我遠矣而反求於余何哉此又未可曉也

題逸少帖　蘇軾

逸少為王述所困自誓去官超然於事物之外常自言吾當卒以樂死然欲一遊岷嶺勤勤如此而至死不果乃知山水遊放之樂自是人生難必之事況於市朝眷戀之徒而出山林獨往之言固已疎矣

書鮮于子駿八詠後　蘇軾

始余過益昌子駿治漕利路其後八年余守膠西而子駿始移漕京東自朝廷更法以來奉法之吏尤難其人刻急則傷民寛厚則廢法二者其理難通而山峽地瘠民部以親則害法以法則傷恩二者其勢難全是三難者萃於子駿而子駿為之九年其聲藹然聞之四方上不害法下不傷民中不廢親自講議措置至於立法定制皆成其手吏民舉欣欣焉而子駿亦自治園圃亭榭賦詩飲酒雍容有餘如異時為監司者君子以是知其

賢子駿以其所作八詠寄余余甚愛其詩欲作而不可及乃書其末以遺益昌之人使刻石以無忘子駿之德

書鄭玄傳　林希

余嘗謂聖人之教尤備於禮自堯舜以來積于三代周之所以為周者守此也秦悖人道書灰火學士腐於坑天下之口不復敢言仁義先王之道不亡而存者幾何也賴當時耆儒老叟遺及漢世口諷手傳或山巖屋壁之間收拾鈌編折冊朽蠧斷絶之餘次而成文猶有篇

章條類明白蓋其初不經於聖人之手至後世又遭磨滅其不能完而少有訛誤豈能免也及得鄭氏注精微通透鉤聯瀆會故古經益以明世學者皆知求而易入識為人之道者漢諸儒之功而成之者鄭氏也其於法制更為章明獨失之者締也然當大壞之後聖人不世以一人之思慮欲窮萬世之文豈不難哉世之人猶指其一二而譏之遂以鄭為一家之小學噫亦甚愚矣蓋玩文辭則薄於經術抑不思其所為功者雖古猶有所

不敢盡況無玄哉當漢之末姦雄競起玄身出禁錮四方聘請不能動其志脱一身於汚濁之世獨全其道至使黄巾望玄而拜不入其境嗟夫歷千百年及此者迺幾人尚敢輙訕玄哉若玄者可謂賢矣

題論衡後　　　　　　　　　　　呂南公

傳言蔡伯喈初得此書常秘玩以助談或搜其帳中見之輙抱以去邕且丁寧戒以勿廣也嗟乎邕不得為賢儒豈不宜哉夫飾小辯以驚俗充之二十萬言既自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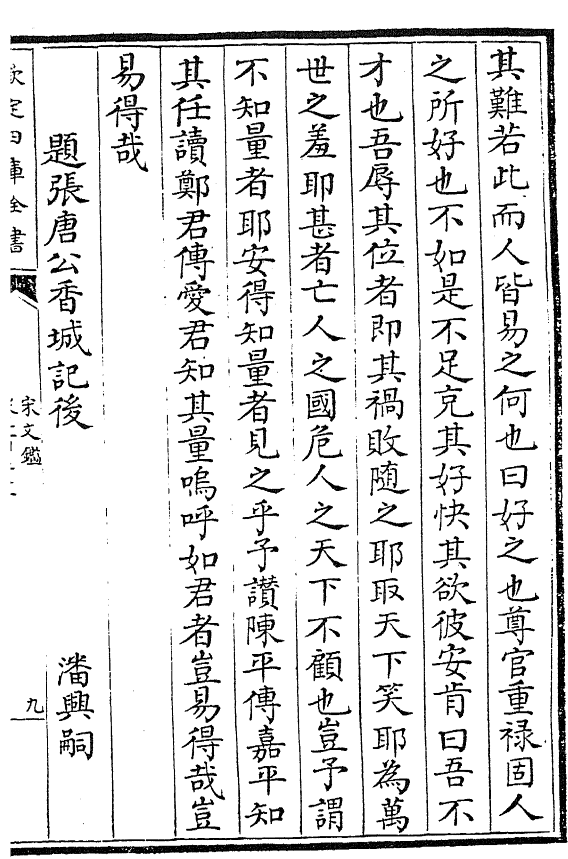
足多道邕則欲以獨傳為過人之功何繆如之良金美玉天下之公寶為其貴於可用耳小夫下人偶獲寸片則卧握行懐如恐人之弗知又競競於或吾寇也而金玉果非天下所無信以充書為果可用乎孰禦天下之同貴有如不然也邕之志慮曾小夫下人之不及耶

書鄭綮傳　徐積

天下之所恃而為安危者誰乎曰宰相焉耳故自朝廷百執事至於州縣之吏不幸而一非其人不過敗其一

咼之事耳至於宰相者其人一非則天下殆矣雖亡宗赤族何益於敗蓋天子之於天下也得其術則其道甚易宰相佐天子治天下以一身而當天下之責雖得其術其道甚難臨之六五曰知臨大君之宜若此非易乎乾之九三曰君子乾乾夕惕若此豈非難乎然而人皆易之何也曰不知量也今有馬於此且其行不過百里也驅而倍之則馬且病矣龠合升斗之量各有所受也以龠合而加之斗升之上則溢矣況斗升之受一斛之

量乎故一邑之才施之一郡則不可也其以一郡之才而當天下之責可乎此黄霸之所以得令名於前而見譏於後也況遠不逮霸者乎甚矣人之不知量也坤之六五黄裳元吉蓋君子之有諸中形諸外如此可也大有之九二曰大車以載蓋君子以盛德大烈當天下之責如此則可也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蓋君子履天下之危當天下之責其憂勞如此可也忠烈如伊尹勲勞如周公而又終以謙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嗚呼



其難若此而人皆易之何也曰好之也尊官重祿固人之所好也不如是不足充其好快其欲彼安肯曰吾不才也吾辱其位者即其禍敗隨之耶取天下笑耶為萬世之羞耶甚者亡人之國危人之天下不顧也豈予謂不知量者耶安得知量者見之乎予讀陳平傳嘉平知其任讀鄭君傳愛君知其量嗚呼如君者豈易得哉豈易得哉

題張唐公香城記後　　潘興嗣

唐公國士也立朝敢言名動縉紳視萬鍾之禄不易其操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方此時僕齒髮方少已無仕宦意第以琴書為樂相視莫逆至於忘年可謂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不愧於古人矣每一至此視公筆蹟於壞壁間字漫漫滅惘然于懷真覺上人好事次錄其言勒于石

書王知載朐山雜詠後　黄庭堅

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諫爭於廷怨忿詬於道怒鄰罵

坐之為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同牀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胸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為訕謗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為詩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故世世相後或千歲地相去或萬里誦其詩而想見其人所居所養如旦莫與之期隣里與之游也㫄丘王知載仕宦在予前予在江湖

浮沉而知載已沒於河外不及相識也而得其人於其詩時不遇而不慍人不知而獨樂博物多聞之君子有文正公家風者邪惜乎不幸短命不得發於事業使予言信於流俗也雖然不期於流俗此所以為君子者耶

書贈韓瓊秀才　黃庭堅

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純不欲雜讀書務博常不盡意用心不純訖無全功治經之法不獨玩其文章談說義理而已一言一句皆以養心治性事親處兄弟之間

接物在朋友之際得失憂樂一考之於書然後嘗古人之糟粕而知味矣讀史之法考當世之盛衰與君臣之離合在朝之士觀其見危之大節在野之士觀其奉身之大義以其日力之餘玩其華藻以此心術作為文章無不如意何況翰墨與世俗之事哉

書邢居實南征賦後　黄庭堅

陽夏謝師復景回年未二十文章絶不類少年書生語余嘗序其遺藳云方行萬里出門而車軸折可為霣涕

今觀邢惇夫詩賦筆墨山立自為一家甚似吾師復也日者閲國馬圉人曰千里駒往往不及奉輿鶩於阜櫪駑蹇十百為羣未嘗求國醫也聞之喟然曰吾惇夫亦足以不朽矣

書邢居實文卷　　黄庭堅

余觀學記論君子之學有本末等第人雖不能自期百歲然必不躐等如水行川盈科而後進耳小學之事雖若靡廢日月要須躬行必曉所以致大學之精微耳吾

惇夫才性高妙超出後生千百輩然慕大略小初日便為塗遠之計則似可恨後生可畏當欣慕其才而鑒其失也

題濟南伏勝圖　　黄庭堅

御史鼂大夫號為峭直刻深觀所寫形質似未至也然作伏勝宛然故齊之老書生耳又作勝女子欝然是儒家子此亦丹青之妙

題摹燕郭尚父圖　　黄庭堅

凡書畫當觀韻往時李伯時為余作李廣奪胡兒馬挾兒南馳取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直發之人馬皆應弦也伯時笑曰使俗子為之當作中箭追騎矣余因此深悟畫格此與文章同一關紐但難得人人神會耳

題陳自然畫　黃庭堅

水意欲遠鳧鴨閒暇蘆葦風霜中猶有能自持者乎觀李營丘六幅驟雨圖偶得此意陳君以佛畫名京師戲

作秋水寒禽便可觀因書以題之

題徐巨魚　　黄庭堅

徐生作魚庖中物耳雖復妙於形似亦何所賞但令喚獠生涎耳向若能作底柱析城龍門岌嶪驚濤險壯使王鮪赤鱓之流仰波而上泝或其瑰怪雄傑乘風霆而龍飛彼或不自料其能薄乘時射勢不至乎中流折角點額窮其變態亦可以為天下壯觀也

題自書卷後　　黄庭堅

崇寧三年十一月余謫處宜州半歲矣官司謂余不當居關城中乃以是月甲戌抱被入宿于城南余所僦舍喧寂齋雖上雨傍風無有蓋障市聲喧憒人以為不堪其憂余以為家本農耕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可不堪其憂邪既設卧榻焚香而坐與西鄰屠牛之機相直為資深書此卷實用三錢買雞毛筆書

題崔圓傳後

王无咎

天下之郡無大小遠近天子皆為之置實佐曹掾者不

唯共守境土行條約均職務而已固將有以出謀議規過失也故守臣虛屈意以事訪於賓佐曹掾而為賓佐曹掾者亦專專然不憚舉其守之缺者乃其勢然也予觀近世之為郡者多不知其勢之如此故鮮有能盡以事訪于其屬而為其屬者亦鮮有能舉上之缺設有能然者則往往驟取譴怒捽辱甚者萬方掇拾行事釀成其事而去之以騁己之憤而遂其非焉故令天下多不治之郡而朝廷有不審擇之過予嘗有慽於此也久矣

每觀韓愈誌韓岌墓稱其父紳卿為揚州録事叅軍大衙會日舉崔圓之過曰公與小民狎至其家害于政圓驚謝曰録事言是圓實過乃自署罰錢五十萬則未嘗不反復歎慕其賢焉及讀唐書紳卿則固無傳圓雖有傳然是事乃不列於其中亦可惜也夫愈以文行賢後世必不輕其言過譽諸人其事可信無疑矣然而史不列之者豈其有遺者歟故予輙取其事書于傳之後以補之噫古之遺者良多予獨區區以補此者是亦有為

而然也

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張耒

自古大臣權勢已隆極富貴已亢滿前無所希則必退為身慮自非大姦雄包異志與夫甚庸駑昏闒茸鮮有不然者然其為慮也實難不憂思之不深計之不工然異日釁之所起往往自夫至深至工是故莫若以正夫正者操術簡而周智者為緒多而拙夫正者無所事計也行所當然雖怨仇不敢議之況繼之者賢乎郭崇韜

於五代亦聰明權智之士也佐莊宗決策滅梁遂一天下自見功高權重姦人議已而莊宗之昏為不足賴也乃為自安之計時劉氏有寵莊宗嬖之因請立為后而中莊宗之欲又結劉氏之援比於劉氏為莫大之恩而莊宗日以昏湎内聽婦言為計宜無如是之良者然卒之殺崇韜者劉氏也使崇韜繆計不過劉氏不能有所助而已豈知身死其手哉好謀之士敗於謀好辯之士敗於辯惟道德之士為無所窮而禍福之變豈思慮能

究之哉

題郇公詩帖

張舜民

我生不及郇公而家有公選詩十卷所選皆精于時已信公之能詩也迨觀此作為信然其文采深潤與字書故同當時非特郇公大抵前輩皆若此儻與今人語必曰其文未甚高其書未甚精至其自秉筆命語則鮮不戾者藝顧如此況其大者乎苟率是求攻堅致遠之效足以誤成事

主父之事

張舜民

近歲渭南縣有田夫得宿藏於土中凡七甕水銀者二金銀者五金銀皆刻主父字按漢主父偃以金敗而至於殺其身滅其家今日乃知偃之死非謬也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荀卿曰聲無遠而不聞行無微而不彰當偃之死于今久矣徒觀其事而不見其迹猶未足以為信何以暴其數千年之後今之人結交於戶牖之間託物於苞苴之內期於無人之境

投於夜半之時欲人之不我知真愚也哉

龍井題名　秦觀

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辯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遣籃輿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毫髮遂棄舟從參寥策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憩于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

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上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辯才于潮音堂明日乃還

記殘經　　李昭玘

南臺古刹有佛書數百卷多唐季五代時所書字畫精勁歷歷可喜按大藏經目凡五千四百卷今所存纔十一首尾可讀者又無幾也阿含經四卷泰寧軍節度使齊克讓造廣明元年劉漢宏合黄巢侵揚州高駢按兵

不出詔克讓屯汝州會許州部將周岌殺其帥薛能克讓懼下叛引其軍還兖十二月巢攻潼關克讓復出戰關外士饑燒營以譟克讓遽走入關勢不能守賊遂犯京師昔王縉相代宗或夷狄入寇必合衆沙門誦護國仁王經為禳厭人事不修而終以䏻敗嗚呼將相大臣不能以身任社稷安危而浮屠氏以生死負天下多矣然辱國喪師不罹誅殛之禍者又何幸也正法華經一卷乾符六年女弟子牛妙音書僖宗既立天下多亂盜

賊羣嘯王仙芝揺毒於江湖黄巢磨牙於閩粵荒墟暴骨不堪行路士大夫顧唐將亡竄匿避禍如觸網罟畏死無日閨門女子區區媢佛以自救亦可哀矣大涅槃般若經共三十卷武寧軍節度使朱友恭造友恭全忠養子李彦威也後為龍武都統軍與氏叔琮同殺昭宗全忠亟誅之以滅天下謗此經天復三年所書崔垂休召全忠誅宦官韓全誨劫天子奔鳳翔昭宗初不知謀全忠既至帝怒諭使還鎮未幾復引兵薄城下惡焰赫

然寖逼輿衛强藩悍鎮隂虞爛額之禍進退首鼠莫肯同出一手以扶天步全忠禍心滋大欺天盜國人共怒恐友恭猶詭情佞佛以厭天下耳目使世無佛則可果佛能報應人則又將欺佛而盜禍不亦愚乎毗柰耶雜事一卷德妃伊氏造唐莊宗次妃初神閔敬皇后劉氏以微賤得立歸賜於佛性喜聚斂貨賄山積惟寫佛書饋賂僧尼而士卒不得衣食妃為此經豈非畏后所偪耶後有印章曰燕國夫人伊氏葢未進封時所製也唐

制太后置之寶皆主之未嘗用印凡封令書即太后用
宫官印皇后用内侍省印而夫人不聞有用印之禮是
時兩宫交通藩鎮使者旁午於道而恬不知禁則夫人
私自鑄亦不為僣矣按五代史稱德妃與韓淑妃居太
原晉高祖反時為契丹所虜不知是經何從至也其餘
中斷横裂蟲鐫鼠齧雨敗塵腐無復完綴想夫飄散蹂
藉炷燈拭案補壞壁塞屋漏者又不勝其數也釋氏之
戒能為人寫四句偈獲福無量心生不信罪抵千劫今

其徒怠棄如此何頑頓之甚也不然禍福自人不在於黄藤赤軸之間耶余感其禍亂之迹殘缺之餘因書其事聊寄其一嘆云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格非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殽黽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所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余故嘗曰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

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蹴廢而為丘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為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處矣余故曰園囿之興廢者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以一己之私自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跋薛唐卿秦璽文

周行己

李斯篆世傳為第一學者莫不愛之吾每見其書幾不
疾唾而却走者何哉謂夫人善成其君之過也夫秦之
君其資亦未若桀紂之惡之甚也而二三臣釀其君於
不善則又有甚焉者嗚呼斯乎是嘗去詩書以愚百姓
者乎是嘗聽趙高以立胡亥者乎是嘗殺公子扶蘇與
蒙恬者乎是嘗教其君嚴督責而安恣睢者乎使其璽
不得傳者斯人也而其刻畫吾忍觀之哉顧唐卿猶區
區珎藏之者豈不欲傳百世以為監歟吁是何以監也

書與賈明叔書後呈崔德符　田晝

此書成與諸弟讀之相對悲不自勝嗟乎身長七尺氣塞天地不能飽一毋富家僮僕猒飫粱肉吾道非耶奚為而至此然折節售文章真鄙夫事此書遲遲未投尚惜此也其勢正如提孤軍薄堅敵矢窮力盡餉道不繼伏兵又從而乘之當是時不折北者鮮矣公其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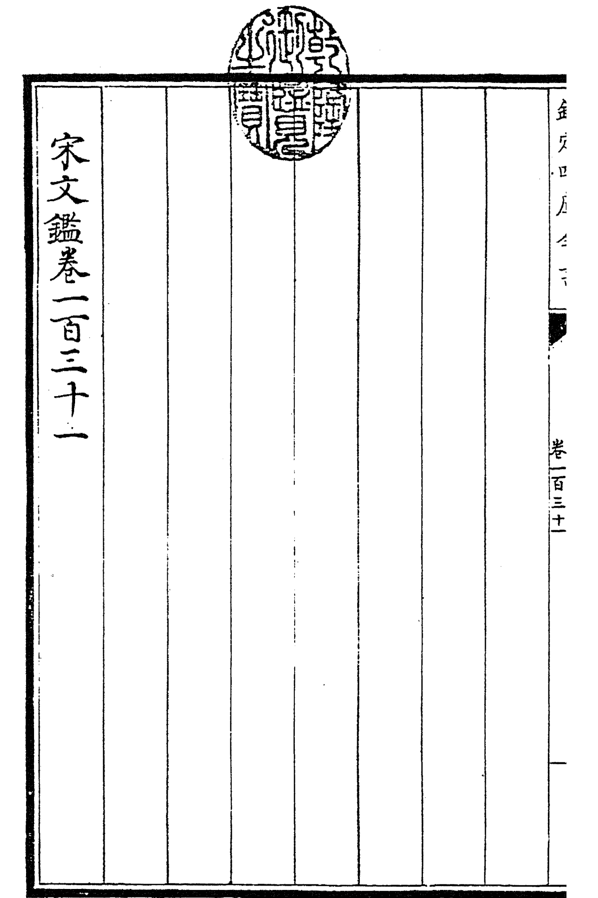
書張主客遺事　名咸寧字子安華州人　晁詠之

祖宗以武定天下至章聖時益厭兵澶淵之役契丹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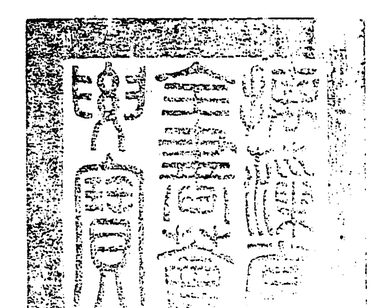
衆可覆而取也縱其去不忍殺自是不復言兵封泰山
祀汾隂天神降格休祥並至以文太平縉紳之士以此
相繼受爵秩于朝將相大臣往往列於三公侍從多至
丞郎以上其以武受賞者殆無其人此主客公之功所
以不録然公之名繇此以顯出入中外為時名臣蓋當
時廷臣奉使于外者舉天下三四十人耳邦之大計總
於三司而諸道各有轉運使一人其財賦調度凡利害
之入悉歸之其權比今為甚重每改使一道輒推恩官

其子若孫一人其它禮遇稱此葢其部吏尊其使者亦以此進是時大臣多白首耆艾加公十年之壽以馴致公卿必矣然則朝廷未嘗薄公之功也論者見公一旦斷河橋捕朱能滅其凶燄而賞不加不知朝廷所以待士大夫者固自有在或比公仲連辭封不願其言美矣然仲連縱横辯士眩奇於衰世非公之所願學嘗觀景德祥符以來風俗淳厚士大夫人人自重有長者之風公之不自言其所以自處葢甚厚非有激而為者方其

少時以經明動場屋其為吏吕治劇名一時大臣多薦公者寇萊公知公尤深然則公之所養可知蓋自公繼其父光禄公起家至公百有餘年傳六世世有人其澤未艾彼以尺寸之勢自鬻於一時過取爵位者曾不旋踵輒致隕敗顧何以傳來世然則天之所以報公亦甚厚詠之官長安公之曾孫介夫為鄠令間以事抵府數相過愛其温厚儒雅意其先世必有盛德之士果得公遺事為攷其世而論之



宋文鑑卷一百三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戴朝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二
三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宋文鑑卷一百三十二　宋　呂祖謙　編

樂語

教坊致語　宋祁

臣聞璿杓東指披寶典以開年玉節南馳重歡隣而講好國美春臺之享朝惟宴俎之慈用洽樂康式昭熈盛恭惟尊號皇帝陛下紹承丕烈奄宅中邦坐黄屋以訓恭擁緑圖而進道五辰順理九扈告豐圓璧方琮並薦

精純之祀蜺風解雨交流曠蕩之恩五刑則解網晝冠
一尉則垂櫜卧鼓鴻休紹至協氣翔臻屬嵗朔之申儀
加使華之修聘爰開廣殿胥慶佳辰王人捧日以揚輝
方丈移山而獻壽珍羣肅穆睟表顒昂瑞藻躍魚嘉鎬
京之飲酒翠梧傾鳳應韶舞之掞金式均湛露之仁普
詠叢雲之旦臣濫巾法部旅進神庭切抃亨期敢進口
號千官星拱侍凝旒紫殿餘寒已晴妝日湛露華浮宴
席天回春色徧皇州雲韶三闋翔朱鷺錦幕千層舞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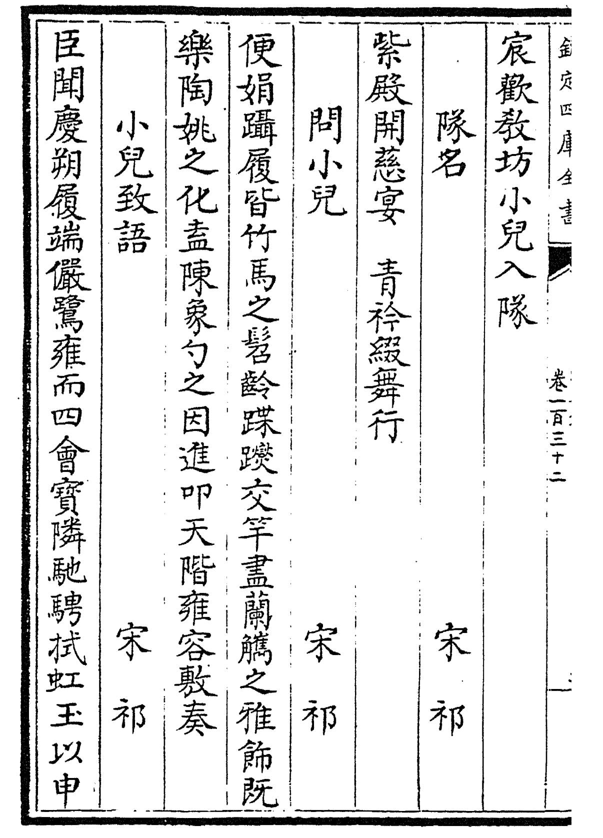
虬拭玉隣邦通使節萬齡亨會慶洪猷

勾合曲　　宋祁

玉色凝温盛慶儀於端日葵心委照同華宴於需雲矧韶律以方融顧羣萌之將達宜陳備奏用洽太和徐韻宮商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宋祁

綵袖岧嶤爛仙葩於曉日霞裾轉炫疊華鼓於春雷烏漏未移鸞觴在御宜進游童之列俾陳逸綴之妍上奉



宸歡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宋　祁

紫殿開慈宴　青衿綴舞行

問小兒　　宋　祁

便娟躡履皆竹馬之髫齡蹀躞交竿盡蘭觿之雅飾既樂陶姚之化盍陳象勺之因進叩天階雍容敷奏

小兒致語　　宋　祁

臣聞慶朔履端儼鷺雍而四會寶𨻳馳騁拭虹玉以申

歡嘉乃禮成眷兹作首爰詔夏渠之嚮允昭交泰之期
恭惟尊號皇帝陛下德總右文功宣下武順四時之和
燭濟萬世於由庚海不揚波地無愛寶屬以階蓂肇歷
律鳳回春順邦令以布和修國儀而行慶承雲調露方
諧廣樂之音醻飲陪飱普適中衢之賜洽歡心於苹鹿
暢羣抃於冠鼇臣等雖愧妙年同欣盛際既造規蒲之
地願陳秉翟之容未敢自專伏候進旨

勾雜劇

宋祁

回鸞逗節已徧於餘妍舒鴈分行聊亭於合奏天顔益粹日舍方徐宜參優孟之滑稽式助都場之曼衍童裳却立雜劇來歟

放隊　　　　　　　　　　宋　祁

金徒漏改玉蹕廵周既殫雅舞之容復罄歡謡之樂宜遵矩步歸詠雩風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教坊致語　　　　　　　　王　珪

臣聞高廩登秋美粢盛之已報需雲命燕嘉飲食之維

時況寶歷之逢熙復皇居之乘豫樂與羣臣之飫翕同
萬物之和恭惟尊號皇帝陛下德邁前王仁敷中寓虎
旗犀甲韜兵武庫之中桂海氷天獻貴形墀之下邦有
休符之應民躋壽域之康候爽氣於重霄置清觴於別
殿下珎羣之鵷鷺發和奏之笙鏞於時日上扶桑風生
閶闔度芝蓋於丹墀降金輿於紫闈百獸感和來舞帝
虞之樂羣生遂性如登老氏之臺固已追平樂之勝遊
掩柏梁之高會臣繆參法部獲望清光靡揆才蕪敢進

口號翠輦鳴梢下未央千官齊望赭袍光霜清玉佩中天響風轉金爐合殿香仙路忽驚蓬島近晝陰偏度漢宮長年年萬寶登秋後常與君王獻壽香

勾合曲　　王珪

露泛帝觴凝九秋之顥氣星聯朝弁燦初日之長暉方魚藻以均歡宜簫韶之合奏宸遊正洽樂節徐行上悦天顔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王珪

燕觴飛羽方歌湛露之詩廣樂摐金已極鈞天之奏宜命遊童之綴來陳舞佾之容上奉皇慈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王珪

紅茵鋪禁吧　絳節引僊童

問小兒隊　王珪

宸庭廣御仰侔太紫之躔鈞樂更和曲盡咸英之奏何處采髦之侶輙趨文陛之前必有所陳雍容敷奏

小兒致語　王珪

臣聞舜帝深仁衆極慕韺之樂周家盛德時歌在藻之
娛矧逢下武之期屢洽登年之瑞張君臣之賡燕煥今
古之多儀恭惟尊號皇帝陛下躬神睿之姿撫休明之
運禮樂兼于三代文章邁於兩京矧乃武庫韜戈戍亭
徹候百蠻犇走南踰銅鼓之鄉萬里謳謡西出玉關之
路令則清商應律滯穗盈疇奏肆夏之音事軼元侯之
饗詠嘉魚之什禮交君子之歡足以崇勝會於難追騰
頌聲於無既臣等生陶醲化謬齒伶坊雖在童髦嘗習

舞干之妙趣趨君陛顧隨樂節之行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王　珪

華旌炫影觀童舞之成文畫敔收聲識鈞音之終曲助以優人之伎卜為清晝之歡上懌宸顏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王　珪

銅壺遞箭屢移宮樹之陰鷺羽克庭久曳童髦之綵既闋韶音之奏難停舞綴之容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勾女弟子隊　王珪

華簪照席再嚴百辟之趨寶幄更衣復覩中天之坐宜度仙磬之曲更呈舞袖之妍上奉皇慈兩軍女弟子入隊

隊名　王珪

宮錦祥鸞下　仙磬采鳳來

問女弟子隊　王珪

金徒緩刻延麗日於壺中翠羽飛觴醉流霞於天上何

仙姿之綽約叩丹陛以踟躕須有剖陳近前敷奏

女弟子致語　　王珪

妾聞候凝霜降屬百工之告休歌起鹿鳴見羣臣之合好矧萬機之多豫復千載之盛期啟燕良辰騰歡綿寓恭惟尊號皇帝嚮明紫極儲思岩廊邁三皇五帝之風紹一祖二宗之烈候亭相屬不賫萬里之糧年廩屢登又美曾孫之稼時及授衣之候民多擊壤之嬉廣慈惠於前儀慶升平於兹日玉觴盈醴均流湛露之恩翠虡

擬金合奏洞庭之曲感福休於靡極召和樂於無窮妾等幸遇昌時預陳法部舉聽鏗純之節來參蹈厲之容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王　珪

鸞拂宮茵極七盤之妙態鳳儀僊曲終九奏之和聲方鎬飲之窮歡宜秦優之進技宸顏是奉雜劇來歟

放女弟子隊　　王　珪

宮花剪彩恍疑天上之春海日㘅規忽覺人間之暮宜

整羽衣之綴却回雲島之遊再拜彤庭相將好去

集英殿秋宴教坊致語　　元絳

臣聞灝氣澄爽當金飆沆碭之時岩廊穆清乃黄屋燕閒之日肆陳廣會申惠庶工慶盛世之熈隆浹輿情而鼓舞恭惟皇帝陛下九乾毓粹三象儲精丕承累洽之基茂建大中之治縱横文武聲教塞于天淵出入聖神威靈震於戎狄方且輯瑞而朝羣后垂衮而揖三皇光圖麗史之祥紛綸而洊至軼漠踰沙之貢竭蹷以相趨

運獨化於陶鈞寘懷生於仁壽屬商㸌之道暮方歲物之順成特御大庭爰開高宴動韶韺於丹禁集朝簪於赤墀美樂在陳下九苞之鳳舞嘉觴來上騰萬歲之山聲續卿雲復旦之歌合湛露晞陽之雅臣等叨參法部幸對威顔上瀆聖聰敢進口號　秋風閶闔九門開天上鳴鞘步輦來萬樂莞弦流紫府千官簪佩集鈞臺華胥雲霧凝仙仗南極星辰入壽杯既醉太平均五福明良賡載詠康哉

勾合曲　元絳

金飆日爽慶嘉生登稔之祥玉座天臨宣惠宴均懽之澤宜按鳳韶之奏載賡魚藻之歌上奉宸嚴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元絳

簫韶迭奏通天地以均和簪組相趨恊君臣之同樂宜命垂髫之侶來陳舞象之容徐韻宮商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元絳

舞羽虞庭樂　歌雲沛水童

問小兒隊　元絳

廣樂張庭華茵匝地何爾童觽之侶來瞻宸扆之嚴必有叙陳分明敷奏

小兒致語　元絳

臣聞霜氣始肅登萬寶以順成金行當期奄四夷而率服秉蕭辰之爽澈開廣宴之光華親御九宸均懽百辟恭惟皇帝陛下至仁溥博盛德昭清獨觀萬化之原遐踵三皇之武振張禮樂垂王度於區中總攬英雄憺霆

威於徼外神功廣運聖業永昌方黃屋之清居秉素商之令序肆瑶席於黼帳下琱輿於紫闈壽斝九行懽聲動而六鼇抃鈞簫八闋和氣浹而丹鳳翔仰屬重熙誕膺多福臣等甫當髫髻幸閱聲明習戲康衢當為於蹈舞進趨文陛願效於伎能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元絳

疊鼓凝簫未已九成之奏垂髫佩韘暫分八佾之行宜陳優戲之容上奉威顏之樂再更妙引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元絳

金胥漏緩玉案香濃天酒千鍾眷簪紳之具醉童衣五綵促步武以將歸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勾女弟子隊　元絳

日轉彤墀香飄黼座宜旅陳於舞綴以仰奉於宸懽上悦天顔兩軍女弟子入隊

隊名　元絳

承雲鈞韺合　回雪舞袿輕

問女弟子　　元絳

翠華日麗玉殿風清飄然妙舞之容來此丹塗之地帝暉在壂畫漏已移必有叙陳分明敷奏

女弟子致語　　元絳

妾聞周詩既醉工歌均五福之祥漢宴無譁國禮重九儀之序方戒肅霜之候特推湛露之恩百辟相趨三靈共悅恭惟皇帝陛下握樞臨極秉籙御乾道昭五聖之光孝奉兩宮之養聰文若古動雲漢之明回智武如神

馳雷霆之震赫羌戎率服稼穡阜成當秋籥之澄凝方政機之暇豫轉清蹕於黃道集華簪於赤墀汎齊千鍾共享衢樽之美咸池九奏具聞天籟之和維玆燕愷之娛屬是休嘉之會妾等叨陪樂府得踐宮塗咫尺之威實欣於天幸效蹁躚之舞願奉於宸懽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元絳

舞佾徊翔已奉建章之會倡俳調笑宜來平樂之場上

悦天顏雜劇來歟

放女弟子隊　　元絳

香凝黼幄聽玉漏之頻移日轉文茵顧霓裳之久駐已盡七盤之妙宜還三洞之遊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集英殿秋宴教坊致語　　蘇軾

臣聞天無言而四時成聖有作而萬物覩清淨自化雖仰則於帝心愷悌不回亦俛同於衆樂屬此九秋之候粲然萬寶之成吾王不遊何以勞農而休老君子如喜

則必大亨以養賢恭惟皇帝陛下孝通神明仁及草木行堯禹之大道守成康之小心華夷來同天地並應以謂福莫大於無事瑞曷加於有年南極呈祥候秋分而老人見西夷慕義涉流沙而天馬來嘉與臣工肅陳燕俎禮元侯於三夏諧庶尹於九成宣示御觴聳近臣之榮觀臚傳天語溢兩廡之歡聲臣等幸覩昌辰叨塵法部採謡言於擊壤助矇瞍之陳詩仰奉威顔敢進口號

霜霏碧瓦尚生煙日泛彤庭已集仙藹藹四門多吉

士熙熙萬國屢豐年高秋爽氣明宫殿元祐和聲入管絃菊有芳兮蘭有秀從臣誰和白雲篇

勾合曲　　蘇軾

西風入律閶歌秋報之詩南籥在庭備舉德音之器絃匏一倡鐘鼓畢陳上奉宸嚴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蘇軾

皇慈下逮鼚百執以均歡衆技畢陳示四方之同樂宜進垂髫之侶來修秉翟之儀上奉威顔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蘇軾

登歌依頌磬　下管舞成童

問小兒隊　蘇軾

大君有命肆陳管磬之音童子何知入造工師之末欲詳來意宜悉奏陳

小兒致語　蘇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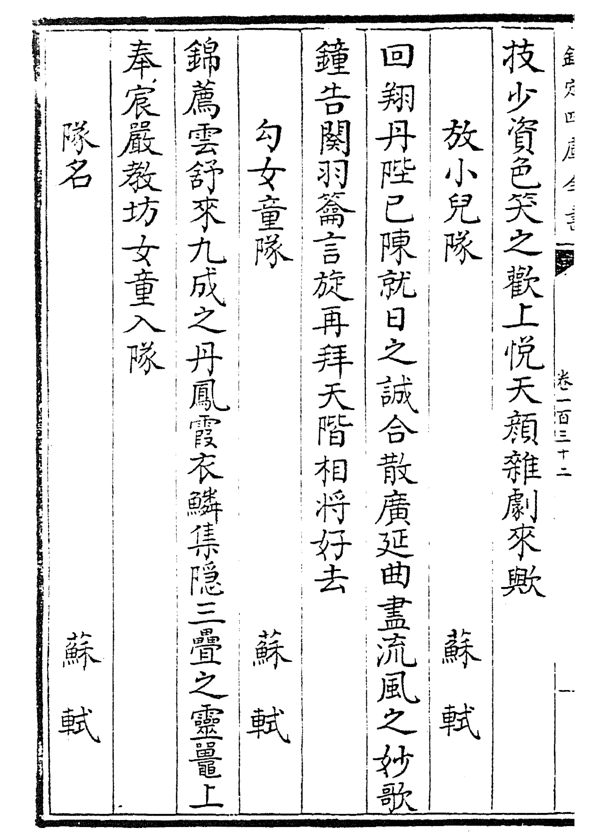
臣聞天行有信正得秋而萬寶成君德無私日將旦而羣陰伏清風應律廣樂在庭占歲事於金穰望天顏之

王粹沐浴膏澤詠歌升平恭惟皇帝陛下天縱聰明日躋聖知無一物之失所得萬國之驩心雖擊壤之民固何知於帝力而後天之祝亦各抒於下情臣等幸以鄙齔之年得居仁壽之域詠舞雩於沂水久樂聖時唱銅鞮於漢濱空慙俚曲願陳舞綴少奉宸驩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蘇軾

朱絃玉琯屢進清音華翟文竿少停逸綴宜進詼諧之



技少資色笑之歡上悅天顔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蘇軾

回翔丹陛已陳就日之誠合散廣延曲盡流風之妙歌鐘告闋羽籥言旋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勾女童隊　蘇軾

錦薦雲舒來九成之丹鳳霞衣鱗集隱三疊之靈鼉上奉宸嚴教坊女童入隊

隊名　蘇軾

香澐浮繡扆　花浪舞彤庭

問女童隊　　蘇軾

清禁深嚴方縉紳之雲集仙音嘽緩忽簪珥之星陳徐步香茵悉陳來意

女童致語　　蘇軾

妾聞鈞天廣樂空傳帝所之游閶闔清風理絶庶人之共夫何僊聖靡隔塵凡仰瞻八采之威自慶千齡之遇恭惟皇帝陛下乾健而粹離明而文規摹六聖之心人

將自化儀刑文母之德天且不違樂茲大有之年申以
示慈之會虞韶既畢夏籥將興妾等分綴以須審音而
作願俟上歌之闋少同率舞之歡未敢自專伏取進止

勾雜劇　　蘇軾

絃匏迭奏干羽畢陳洽聞舜樂之和稍進齊諧之技金
絲徐韻雜劇來歟

放隊　　蘇軾

羽觴湛湛方陳既醉之詩鼉鼓淵淵復奏言歸之曲棫

鬟佇立歆袂却行再拜天階相将好去

會老堂致語　歐陽修

某聞安車以適四方禮典雖存於往制命駕而之千里交情罕見於今人伏惟致政少師一德元臣三朝宿望挺立始終之節從容進退之宜謂青衫早並於俊遊白首各諧於歸老已釋軒裳之累却尋雞黍之期遠無憚於川塗信不渝於風雨幸會北堂之學士方爲東道之主人遂令潁水之濵復見德星之聚里閭拭目覺陋巷

以生光風義聳聞為一時之盛事敢陳口號上賛清歡
欲知盛集繼荀陳請看當筵主與賓金馬玉堂三學士
清風明月兩閑人紅芳已盡鶯猶囀青杏初嘗酒正醇
美景難并良會少乘歡舉白莫辭頻

哀辭

哭尹舍人詞并序　　富弼

亡友河南尹洙字師魯嘗為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渭
州乙酉歲謫官漢東未幾稍遷于均疾且革訪醫南陽

以託范公醫不效遂沒焉時予官汶上又東徙平盧距其沒所遠甚歎師魯之不得見復不得撫其櫬一祭其神因追思其平生所可列恨未有以卒其志為辭而哭之曰嗚呼人皆貴君實倅焉人皆富君實窶焉人皆老君實夭焉吾知君為深是三者舉非君之志不吾焉哭哭必義始君作文世重淫麗諸家舛殊大道破碎漫漶費詞不立根柢號類嘯朋爭相教慹上翔公卿下典書制君于厥時了不為意獨倡古道以救其敝時俊化之

識文之詣今則亡矣使斯文不能救其源而極其致吾是以哭之始君為學遭世乖離掠取章句屬為文詞經有仁義曾非所治史有褒貶亦弗以思君顧而歎嫉時之為鈎抉六籍潛心以稽上下百世指掌而窺功不苟進習無匪懈今則亡矣使所學不能信于人而用于時吾是以哭之惟文與學二事既隆克用而衷豐于時窮純深蘊積資而為德行乎已而已必裕形乎家而家必克今則亡矣使賢者之行不能移人心而化大國吾是

以哭之積德旣成道隨而生謀罔不究動必有經列于庭則以謇諤見黜于遏則以咸懷取寧才塈旣出讒嫉以興酷罰嗣降愠色不形令則亡矣使君子之道不能被天下而致太平吾是以哭之嗚呼師魯君生于時實惟恢奇鍾此具美謂必有光大以奮康濟是期胡旣厚其稟而反速其萎凡粤中蘊百亡一施豈茫茫下土天亦有所不知耶將冥冥上穹人固非其所司耶何惡不必釁而善不必禔忠良而夭險狠而耆汨淆參錯顚倒

乖睽天其或者世不欲常泰人不欲常熈吾疑夫激者之論差不得而信之第於師魯哭無已而一哭而慟再哭而咽三哭而䰟離四哭而腸絶蘇而復哭哭又不足聊以寫吾之哭聲而寓于辭庶不泯没於陵谷

哀穆先生文并序

蘇舜欽

嗚呼穆伯長以明道元年夏客死於淮西道中友人蘇叔才子美作詩悼之遣人馳弔之痛夫道不光予又次其一二行以鑑于世為文哀之先生字伯長名修幼嗜

書不事章句必求道之本原皆記士徒無意處熟習評論之性剛介喜於背俗不肯下與庸人小合頋交者多固拒之議事堅明上下合古皆可録然好詆卿弼斥言時病謹細後生畏聞之又獨為古文其語深峭宏大羞為禮部格詩賦咸平中舉進士得出身調泰州司法叅軍攸守稱其才貳郡者惡之又嘗以言忤貳郡者守病告貳者私黠吏使誣告先生賂具獄聚左證後召先生使衆參考之由是貶池州中道寃詣闕下叩登聞鼓稱

宼會貳郡者死復受譴於朝後累恩得為蔡州叅軍先生自廢來讀書益勤為文章益根柢於道然恥以文干有位以故困甚張文節守亳亳之士豪者作佛廟文節使以騎召先生作記記成竟不竄士名士以白金五斤遺之曰枉先生之文願以此為壽又使周旋者曰亡所以遺者乞載名于石圖不朽耳旣而亟召士讓之投金庭下遂假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嘗語之曰寧區區糊口為旅人不為匪人辱吾文也天聖末丞相有欲置為

學官者恥詣謁之竟不得嘗客京師南河邸中往往醉
暮歸過地如不省持者夜半邸人猶聞其吟誦喟嘆聲
因隙窺之則張燈危坐苦瞋執卷亦至曙用是貸其資
母喪徒跣自負櫬成塋日誦孝經喪記未嘗覩佛書飯
浮屠氏也識者哀憐之或厚遺則必為盜取去不然且
病或妻子卒後得柳子厚文刻貨之售者甚少踰年積
得百緡一子輒死將還淮西遇病氣結塞胸中不下遂
卒噫吁天之厭文久矣先生意以黜廢窮苦終其身顧

其道宜不容于今世然由賦數奇隻常羅兵賊惡少輩所辱困其節行至死不變有孤儒且幼遺文散墜不汝伯長之道竟已矣乎初先生死梁堅自解以書走上黨遺予欲訪其文俾予集序之去年赴舉京師歷問人終不復得一篇惟有任中正尚書家廟碑靜勝亭記徐生墓志蔡州塔記皆平昔所為又不足成卷今舅氏守蔡近以書使存其家且求所著文字未至問作文哀之道不勝於命命不會於時吁嘆先生竟胡為

弔岳二先生文并序

劉敞

今年有詔州郡皆立學乃命處士有不受學者勿舉之其受學者吏為設員程日夜不休有疾病慶弔輙書其日為後按𠈁當償之滿日如律令乃可與岳有兩生自下邑辭其親而來為博士弟子既久告歸當渡洞庭時方大風不可渡兩生畏失期而吏黜之遂渡溺死予悲其意而弔之其文曰蓋君子道而不徑舟而不游所以為孝也彼洞庭之天險兮夫何二子之乘舟路幽昧

以不顧兮委死生其若浮自古皆有死兮子獨失身乎江流意有所恨兮而曾不得其由䰟放蕩而無歸兮骨沉潛而不收父母悲於堂上兮妻子號乎中洲諒行險之來患兮信徼幸之為尤且使子而無學兮又安得此之憂是以君子溺名小人死利夸者沒權貪夫蹈勢豈獨二子兮吾又以悲於今之世競進之為悅兮靜退之為愚干祿之為敏兮守節之為迂一世之皆然兮固若人以喪軀昔重華之事叟兮躬秉耒乎歷山之下受帝

禪之不喜兮夫孰欣於進取乘沅湘以南征兮吾知重華之絶汝生汎汎而無名兮死惸惸而終古故君子審乎自得安乎幽貞道德為爵仁義為榮不以貴故學問不以賤故自輕悠悠兮江波奈何乎二生

蘇明允哀詞幷序　曾鞏

明允姓蘇氏諱洵眉山人也始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歸焚其所為文閉戶讀書居五六年所有既富矣乃始復為文葢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

物託喻侈能畫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其略如是以余之所言於余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明允每於其窮達得喪憂歎哀樂念有所屬必發之於此於古今治亂興壞是非可否之際意有所擇亦必發之於此於應接酬酢萬事之變者雖錯出於外而用心於内者未嘗不在此也嘉祐初始與其二子軾轍復去蜀遊京師歐陽公修得

其文以獻於上既又得其二子之文擢之高等於是三人之文章盛傳於世得而讀之者皆為之驚或歎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師至于海隅障徼學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書既而明允召試舍人院不至特用為秘書省校書郎頃之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而軾轍又以賢良方正策入等於是三人者表見於時而其名益重於天下治平三年春明允上其禮書未報四月戊申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自天子輔臣

至閭巷之士皆聞而哀之明允所為文有集二十卷行於世所集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更定謚法二卷藏於有司又為易傳未成讀其書者則其人之所存可知也明允為人聰明辯智過人氣和而色溫而好為策謀務一出己見不肯躡故迹頗喜言兵慨然有志於功名也二子軾為殿中丞直史館轍為大名府推官其年以明允之喪歸葬於蜀也既請歐陽公為其銘又請余為辭以哀之曰銘將納之於壙中而辭將刻之冢上也余辭不

得乃爲其文曰嗟明允兮邦之良氣甚夷兮志則彊閱今古兮辨興亡驚一世兮擅文章御六馬兮馳無疆決大河兮嚙扶桑槩星斗兮射精光衆伏玩兮彫肺腸自京師兮洎幽荒矧二子兮與翺翔唱律呂兮和宮商羽峩峩兮勢方颺孰云命兮變不常奄忽逝兮汴之陽維自著兮暐煌煌在後人兮慶彌長嗟明允兮庸何傷

錢君倚哀詞

蘇軾

大江之南兮震澤之北吾行四方而無歸兮逝將此焉

止息豈其土之不足食兮將其人之難偶非有食無人之為病兮吾何不可居此獨裴回而不去兮眷此邦之多君子有美一人兮瞭然而瘦亮直多聞兮古之益友帶規矩而蹈繩墨兮佩芝蘭而服明月載而咨世之人兮世捍堅而不荅世不荅其何喪兮超方洋而自得吾將觀子之進退以自卜兮相行止以效清濁子奄忽而不返兮世混混吾焉則升空堂而挹遺象兮弔凝塵於几席苟律我者之信亡兮吾居此其何益行徬徨而無徒兮悼捨此

而奚嚮豈存者之舉無其人兮遼遼如晨星之相望吾比年而三哭兮堂堂皆國之英苟處世之恃友兮幾如是而吾不亡臨大江而長歎兮吾不濟其有命

鍾子翼哀詞并序

蘇軾

某年始十二先君宫師歸自江南曰吾南游至虔有隱君子鍾君與其弟槩從吾游同登馬祖巖入天竺寺觀樂天墨迹先君不飲酒君常置醴焉方是時先君未為時所知旅游萬里舍者常爭席而君獨知敬異之其後五

十有五年某自海南還過贛上訪先君遺迹故老皆無
在者君之沒葢三十有一年矣見其子志仁志行志遠
相持而泣念無以致其哀者乃追作此詞君諱棐字子
翼慱學篤行為江南之秀歐陽永叔尹師魯余安道曾
子固皆知之然卒不遇以沒儂智高叛嶺南聲揺江西
虔守曹覲欲籍民財為戰守備謀之於君君曰智高必
不能過嶺無事而籍民民懼且走覲曰如緩急何曰同
舟遇風胡越可使為左右手況吾民乎不幸而至於急

則官與民為一家夫孰非吾財者何以籍為觀悟而止
虔人以安其詞曰崆峒摩天章貢激石致兩確高深相
臨悍堅相排洶嶽嶽是故其民勇而尚氣巧礱斲而其
君子抗志厲節敏於學矯矯鍾君泳于德淵自湔濯貧
不怨天困不求人老愈慭嘉言一發排難解紛已殘剝
吾先君子南游萬里道阻邈如金未鎔木未繩墨玉未
琢君於衆中一見定交陳禮樂曰子不飲我醪甚耳醲
此濁覽觀江山扣歷泉石步犖确先君北歸君老于虔

望南朔我來易世池臺既平墓木握三子有立移書問道過我數我亦白首感傷薰心隕涕渥是身空虛俯仰變滅過電雹何以寓哀追頌德人詔後覺

哭李仲蒙辭　　文同

憯憭栗兮臨清秋懷坌憒兮紛予憂拂其弭兮夂復留念將馬適兮升高丘問胡然兮予之思絙予心兮不解以繆謂遐闊兮顧如其宮悵西南兮川塗緬修已忽寤往兮嘗此以計盍子之生于世兮期為已休萬感芸然

兮盡予之中䰟幹漂潰兮索其若抽念予一去兮不可以復見顧予之於道兮尚胡為而此謀欲予似兮取友但寥寥兮安求孰識予兮予深當何人兮與佯彼徒以文行兮為予之高其不為賤正體而貴餘肱如刻畫兮妄以累予類神珠兮釁天球如予之末兮尚可以表世其不能究者兮彼又何尤已矣乎予之存兮在予憶予之疚兮將何時而可瘳歛予恨兮暮來歸煙雲飄蕭兮奉予以愁

毗陵張先生哀辭 幷序代呂侍講作

汪革

毗陵有隱君子曰張先生孝悌修于家忠信行於友而聲名聞於人達於遠近當世之鉅公偉人莫不聞之有過毗陵而不造先生之門者人以為恥平居蕭然自得凡世人之所趍而向者先生不一經意至接世俗而與之酬酢則無一毫不中節度人委之以事未嘗以難易為解有造之者為設尊酒一笑相樂亦未嘗不欣然也有勸之仕者推挽雖甚力終不應固非若前世隱遁之

士事詭激其槁薄臞悴於山砠水厓窮居獨游使影響
昧昧不聞於人然後為高也而未嘗崇飾小節要鄉黨
宗族之譽自少力學於古書無所不窺而時發於為詩
語皆清新出人意表其善於筆札天性也當世士大夫
欲銘述其先人功德圖不朽於後世者得先生書以為
榮既壯長益放棄世事遂以終其身是可謂君子也已
先生諱舉字子厚用叔祖天章公昷之奏補郊社齋郎
治平四年甲科調睦州青溪主簿先生初無意於仕又

無兄弟之助獨養其親故力取科第以慰親志既得又
不忍舍朝夕之養而從禄於他郡朝奉君亦安於小官
不汲汲於先生遂不赴青溪終其身人不能相吏後用
近臣薦起為潁州學官復不就其後孫莘老胡完夫范
淳夫及外臺交薦其能蘇子瞻亦數言於朝於是勑郡
縣以禮遣萏將用之也先生終不屈嗚呼今死矣予以
天章公壻自先生幼時已異其為人而親厚之先生亦
喜從吾兄弟遊及長且老凡四五十年間其相與之意

益以篤有自東南來者先生未嘗不導之以見予予與之書雖寸紙皆藏之故其死也予哭之尤哀曾祖秘給事中祖益之尚書郎父次道朝奉郎其先江南人給事為李氏不能用故亡隨李氏入朝以直道受知于祖宗朝奉君仁孝慈祥兄死其孤猶已子不欲遠去屢以莞庫請于朝終不大用於時先生之節葢朝奉君成就之為多詞曰維古制行必中庸兮出處用舍道之從兮降及末世戾不通兮首陽柱下更拙工兮山棲木茹初

無庸兮鳥獸之羣烏可同兮偉哉先生蹈厥中兮逵不苟進退不窮兮以仁為爵峻且崇兮禄雖不富義則豐兮忠信孝友施家邦兮載瞻眉宇心則降兮激貪敦薄助教風兮固非亂倫而潔躬兮惠泉遼遶山複重兮宜然其深如有容兮桂枝相繚蒨青葱兮先生之廬今一空兮目極東南涕沾胸兮伸之以詞寫予衷兮

王升之誄 并序

劉跂

維政和二年五月壬戌鉅野王君升之卒于京師七月

丙辰返柩於郿鄉人所厚善皆會哭其孤兒孟傅出臨終書二紙遺余言嵎不幸病且死妻弱子幼恐此骨流落不得下從先人伏惟哀憐與諸賢經紀之書凡百餘字語無錯繆問其家言病甚棺斂皆自營將絶付囑後事情不悲哽既授書其子教以面達余狀遂奄忽不能言余屬皆哭盡哀因相與定計告其家以八月乙酉葬先墓之丙穴橐橐中空無有賣屋未即售合凡賻贈得錢九萬五千乃使斲石治穿買椽席灰葺諸下里物事

皆前為之期如期而窆君黃州翰林公之元孫寶文公之子少不覊既長學問尤邃漢書效李長吉為詩有致思葬其親至破産雅不喜纖嗇又體羸多疾日事藥餌因積貧窶得官未及赴疾亟壽財四十有一惟前人悲哀稱述必借文字乃作誄以見意其詞曰大鈞無垠一播萬殊靡生不遂條達紛敷孰戕爾根隆夏隕枯哀衆若人亦孔之辜偉君高門一世楷橅遺烈言言休聲昊昊爰及穆考養德豐腴維君妙齡孔鸞將雛踵武前

修建旆禮輿逢辰清明駕言馳驅壽或梃旃罔所適徂機心日灰驕色自耡名到仕版自佚里閭優游卒歲文史為娛翫草執木畦苑躊躇良朋萃止有設醴斝退察其私盎不宿儲寧獨貧攻亦復病拘蕭然壁立副是形瀍休文革帶許月有餘幼安絮帽當暑不除乳石斷下靡粥克虛長為散人庶以全軀云胡遽行旅舍僑拘沈痾頓劇顛倒醫巫東野後事孝權遺書豈無他人顧以屬余嗚呼哀哉壯心兮摧頹白日兮須臾永遠兮昭代

不淪兮幽墟大暮兮何晨寘行兮空居嫠婦兮嗷嗷幼子兮呱呱誰與兮晤歌猗狂兮夔魖謂君兮非存君壘兮猶濡謂君兮非亡君屋兮誰廬折芳馨兮素華湛玉瀝兮清酤況思君兮不見攬涕淚兮欷歔嗚呼哀哉蹇物化之徂遷慨有生之迷途何神爽之泰定臨驚懼而弗渝遵遷寧宅於先丘寫幽憤於素旟庶無愆於遺託君亦不昧夫所如